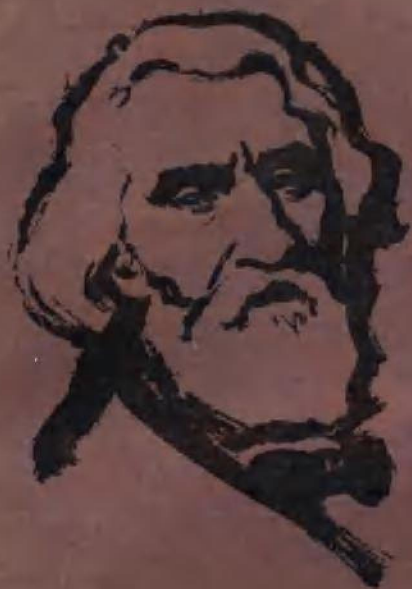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传

[苏]尼·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256

俄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猎人笔记》插图



《贵族之家》插图

НИКОЛАИ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ТУРГЕН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9

责任编辑：孙厚惠 钟 鹏
封面、装帧：蒋 明

屠 格 涅 夫 传

〔苏〕尼·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高 文 风 王 瑞 仁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 2/16·插页 5·字数 3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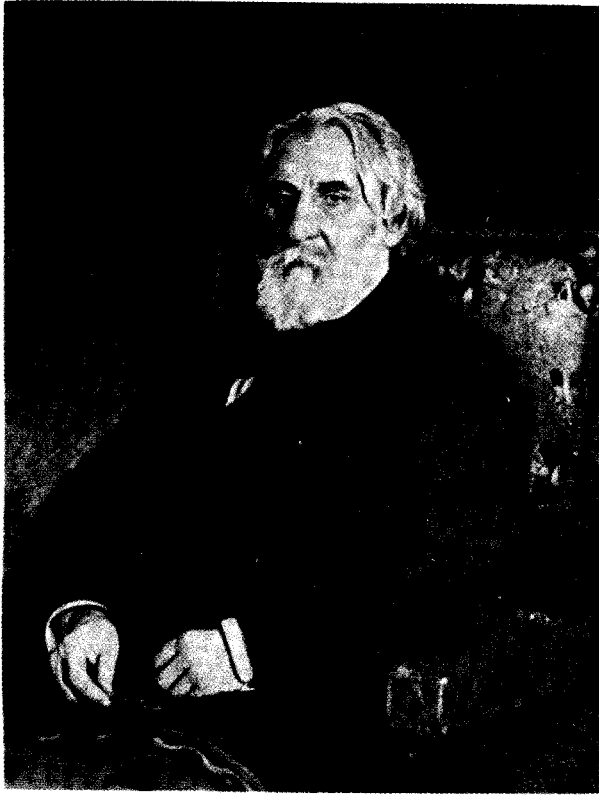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20,000

统一书号：10093·595

定价：1.70 元



伊·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左三）和其他俄国作家听果戈理朗读
喜剧《钦差大臣》



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德鲁日宁、亚·奥斯特罗夫斯基
（前排左起）
列·托尔斯泰、格里戈罗维奇（后排左起）



文学基金会成员合影

屠格涅夫(前右三)、德鲁日宁(后右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后右二)、安年科夫(后右三)



猎间休息

目 录

第 一 章	故居	1
第 二 章	移居莫斯科 寄宿学校 考入大学	17
第 三 章	彼得堡 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友谊 最初 的文学习作 果戈理 同茹科夫斯基、 普希金、柯里佐夫相遇	27
第 四 章	出国	40
第 五 章	柏林大学 结识尼·弗·斯坦凯 维奇	48
第 六 章	在故乡 与莱蒙托夫相会 前注意 大利	60
第 七 章	罗马 同尼·斯坦凯维奇交往 意大利 和瑞士之游	65
第 八 章	重到柏林 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 友谊	73
第 九 章	爱情篇章	80
第 十 章	硕士学位考试	95
第 十 一 章	第一部长诗问世 与别林斯基相识 任职	103
第 十 二 章	与别林斯基的友谊	115
第 十 三 章	波莉娜·维亚尔多 《现代人》杂志出刊 《猎人笔记》中的最初几篇小说	127

第十四章	萨尔茨布隆 《村吏》和《致果戈理的信》	142
第十五章	库尔特夫涅尔 巴黎	153
第十六章	在一八四八年风云激荡的日子里	166
第十七章	归国 母亲之死 在果戈理家做客	178
第十八章	流放 《猎人笔记》	188
第十九章	《现代人》杂志的同寅 同涅克拉索夫的友谊	202
第二十章	《罗亭》 同列·尼·托尔斯泰结识并接近	219
第二十一章	巴黎 罗马 中篇小说	239
第二十二章	《贵族之家》	262
第二十三章	同冈察洛夫的冲突 《前夜》 同《现代人》的决裂	281
第二十四章	《父与子》	304
第二十五章	“三十二人案件” 巴登—巴登 《烟》 赫尔岑逝世	326
第二十六章	七十年代 《处女地》	362
第二十七章	同法国作家的友好交往	379
第二十八章	晚年	391
	伊·屠格涅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406
	简明书目	414
	译后记	417



第 一 章

故 居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就父系而言，出身于一个源远流长的贵族世家。他祖先的名讳可见诸于描述伊凡雷帝时代历史事件的史籍之中。

在那个混乱时代，屠格涅夫家族的一员——彼得·尼基季奇被拉上断头台处了死刑，原因是他大无畏地当面揭穿过伪德米特里^①。

他斥责这个僭称为王者说：“你不是约翰沙皇的太子，你是格里什卡·奥特列比耶夫，是从修道院逃出来的。我知道你的底细。”

作家从家庭旧闻得知，他有一位远祖季莫菲伊·瓦西里耶维奇曾任察里津督军，一六七〇年斯

^① 伪德米特里，真名为格里戈里·奥特列比耶夫，曾冒充伊凡雷帝的幼子德米特里，勾结波兰贵族，起兵反对鲍里斯·戈东诺夫沙皇，争夺皇位。

捷潘·拉辛的哥萨克攻克该城时，俘虏了他。这位督军被绳捆索绑地驱到河边，然后被一枪刺死，葬身河底了。这段故事给作家留下了久久不能磨灭的印象。后来，作家在中篇小说《幽灵》里描绘了拉辛起义者的狂欢场面，其中有一个片断反映的就是作家的这些印象。

屠格涅夫这个古老的家族日趋衰败、没落，家族的庄园一个接一个地易主沦丧。作家的祖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临朝时期，曾在近卫军中供职。他服役十四年，退役时仅是个准尉。

作家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也曾跻身军界。他生于一七九三年，十七岁时开始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役。当他和未来的妻子相逢时，已经晋升到了中尉衔。

距离他们家族田庄——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屠格涅沃村不远处，有一座斯帕斯科耶庄园。这个庄园归家资豪富的女地主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卢托维诺娃所有。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生命途多舛，童年多灾多难，青春时光也无欢乐可言。她早年丧父，继父把她视为眼中钉，对待她异常暴虐。她不堪忍受无权利、受歧视的境遇，终于逃离了家门。

叔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收养在斯帕斯科耶村。从此，十六岁的逃亡者过起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见得好些。叔父性情孤僻，脾气古怪，对此她不管愿意与否，只得忍气服从。由于这位刚愎自用的老人的恩典，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斯帕斯科耶村过的几乎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日子。她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孑然一身、顾影自怜地虚掷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年近三十时，卢托维诺夫猝然逝世，

她成了全区最富有的女地主之一。她获得的遗产包括几处庄园、几千俄亩土地和几千名农奴。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同卢托维诺娃如何相识，其详细准确情况不得而知。据邻居们的或许不十分可靠的讲述来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当时担任团的军马采购员，一天，他到斯帕斯科耶村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意欲在她的养马场给部队选购马匹。这次以交易为开端的结识却以求婚作为它的终结。不过，看来求婚也是出于交易的考虑。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年纪比未婚夫大六岁，而且相貌也不及他秀美漂亮。

年轻军官给卢托维诺娃留下了令其倾倒的印象。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一再坚持，要他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求婚，说：“看在上帝份上，娶卢托维诺娃为妻吧。不然的话，咱们不久就得沿街讨饭了。”

对于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求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表示首肯，所以二人于一八一六年二月在奥廖尔举行了婚礼，从此定居在城里鲍里斯戈列勃大街的自家住宅里。

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正是在这幢楼房里，未来的作家诞生了。屠格涅夫家的第一个孩子尼古拉比未来的作家年长两岁。第三个儿子谢尔盖生于一八二一年，这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不满十六岁就夭折了。

第二个儿子生下后不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便以上校军衔致仕退休，携全家迁离奥廖尔，返回斯帕斯科耶—卢托维诺沃村居住。

一八二二年，屠格涅夫家决定全家出国做一次长期旅行。他们在农奴仆从簇拥下，搭乘自家的带篷马车，驾着自家的马匹启程。走在前面的是四匹深褐色骏马拉着的画有族徽的大马车，主

人坐在上面，由马夫头儿亲自驾驭。

旅行沿途经过莫斯科、彼得堡、里加，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屠格涅夫一家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法国的许多地方。

柏林、德累斯顿、卡尔施巴特、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绍门、巴黎……在法国首都，屠格涅夫一家逗留了几达半年之久。返回斯帕斯科耶村时，已经不再经过彼得堡和莫斯科，而是取道南方，途经基辅。

多年以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在自传里回忆起当时在伯尔尼发生的一桩事，这件事几乎要了他的命。在市立动物园里，他们凭栏观看豢养黑熊的巨坑。他从护栏上跌了下来，险些丧命，幸亏父亲把他及时接住了。

旅行归来之后，屠格涅夫一家重又过起“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繁琐庸碌的贵族生活。当代人对这种生活几乎已经淡忘干净。按照习惯，招聘了各种各样的家庭教师，有瑞士人，也有德国人，还有一些家生家长的老家人和农奴出身的老乳母”。几乎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作家印象当中的庄园生活就是如此。

管理庄园的大权，全部操纵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人手中。她亲眼望着斯帕斯科耶村在不断繁荣、扩大。这个村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当时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意欲着手彻底改造自己在当地的几座田庄（他在其他一些省份里也有田庄）。卢托维诺夫给新庄园选择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它坐落在一道坡势斜缓的大岗之上的桦树林里，距离卢托维诺夫原来的家族庄园——彼得罗夫斯科耶村不远。

当地的老户过了很多时间都还记得当时是怎样往新花园里移植松树、枫树、冷杉和落叶松的。那时，不得不制造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才能把刚刚挖出来的根部留着巨大土块的参天大树直

立着运来。

主人居住的宽敞的二层楼房，呈马蹄铁形状，四周辟出几个果园，建起各种花房和玻璃温室、暖棚……

花园中央纵横交错着几条林荫甬路，构成罗马数字“XIX”，用以表示斯帕斯科耶村诞生的世纪。

村庄的奠基人早已长眠在坟墓里，这座坟墓还是他在去世前不久专门为自己在旧墓地里修建的。可是，庄园却自管过着自己的另一种生活，有其自己的悲哀欢乐、振奋惶惑、暴风骤雨般的震动和风平浪静般的宁谧。

客厅里的青铜挂钟仍然一如既往，在滴滴答答走个不停。日换星移，春来秋往……

然而，一代代新人换旧人的沉默目击者——花园，却在逐年扩大。从前颇难引人注目的丁香、刺槐和忍冬，长成了巨大的丛林。通往湖滨的漫长斜坡，两侧镶上了榛树、山楂树和乌荆等树丛，一株株石南和一片片马蹄蕨夹杂其间。

这座面积广大的花园，景色千变万化，往往出乎意料，令人不易捉摸：忽而转出绿树成荫、黄沙铺洒的通幽曲径，忽而闪过低矮芜杂的灌木丛莽，时而又推出清新悦目的白桦树林，一道道浅沟深壑蜿蜒穿行其中。

世上的树木，似乎没有一种不能在此找见。粗壮挺拔的橡树、喜爱群居的百年枞树、落叶松、红松、白桦、亭亭玉立的杨树，以及栗树、白杨、槭树、椴树等等，应有尽有。偏僻幽静的地方，栽种着成片的铃兰、草莓；蘑菇的深色伞盖和菊苣的蓝色花冠处处可见……

这好似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屠格涅夫晚年时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讲到一位有着热情诗人灵魂的家奴如何带他到花园的隐秘去处，给他读诗。作家写道：“这些树林，这些绿叶，这些茂密

的深草遮蔽着我们，把我们同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任何人也不晓得我们躲在何处和干些什么。而伴随我们的是诗，我们沉浸在诗的意境，吸吮着诗的营养……”

孩子很早以来就发现，周围的一切，不知为何竟全都屈服于他那刚愎自用、专横独断的父母的野蛮摧残、古怪癖好和倒行逆施。意识到这些，使得他对故乡斯帕斯科耶村及其自然风光的热爱蒙上了一层阴翳。

父亲从不过问经济事务，他总是忙于外出打猎、赌牌、酗酒作乐，或者追求邻村的少女。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强调中篇小说《初恋》的自传性质。在同H·A·奥斯特罗夫斯卡娅^①谈话当中，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小说里描写的是他的父亲。奥斯特罗夫斯卡娅问他，《初恋》的年轻主人公的原型是谁，他答复说：

“这个孩子就是您面前这个最恭顺的仆人。”

成年之后，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回想父亲的性格时，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无暇顾及家庭生活，他爱的是另外的事物，而且完全陶醉于这另外的事物之中了”。

一次，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对儿子说：“要亲自动手去取得你能得到的一切，决不要让自己落入他人的控制之下；永远属于自己——这才是生活的真谛所在。”

他可能预感到自己已经死期不远（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年仅四十二岁就去世了），因此才如此如饥似渴地尽情寻欢作乐。

对待周围的人，他严肃、冷淡，几近孤僻，虽彬彬有礼，但落落寡合。对待孩子，他往往只是表现出转瞬即逝的抚爱和关心，而孩子们是多么热切地寻求这种罕有的时刻啊！

^① H·A·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回忆伊·谢·屠格涅夫》的作者。

在《初恋》里，作家是这样描写他和父亲的相互关系的：“父亲对我有着一种奇怪的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奇特。他几乎不插手对我的教育，但从来不曾侮辱过我；他尊重我的自由，如果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对我彬彬有礼……只是他不容我接近他。我爱他，欣赏他，我觉得他是男人的典范。天哪，我若不是时刻感觉得到他那拒我于门外的态度，我该会多么热烈地眷恋他啊！……有时，只要我出神凝望他那张聪慧秀美、坦诚开朗的面孔……我的心就禁不住怦怦乱跳，全身燃起对他不可遏制的由衷热爱……他好象觉察到了我的心中所想，总是顺手拍拍我的脸颊，然后或者一走了之，或者转而干些别的事情，或者忽然全身木然僵立，愣怔怔站在那里。这种神态只有他一个人能作得出。于是，我的心便也随之立即缩紧和冷却下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极少有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但是他一旦狂怒发作，也会暴烈得吓人。孩子们都记得，有一次父亲是怎样对付德国家庭教师的。当时尼古拉淘气顽皮，不肯听话，惹得这个德国人忍无可忍，竟揪住尼古拉的一绺额发拽扯。恰当此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来到楼上，出现在教室门口。他一把抓住倒霉的德国人的衣领，拖到楼梯口，把他举在空中，从楼梯间隙处丢了下去，随即喊来仆役们，令他们马上收拾起德国人的全部行囊，把他赶出庄园去。

孩子们的未来前程，并不使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过分操心。他最关心的，唯有自己、自己的享乐和自己的安静。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可以象自己小说《希格洛夫县的哈姆雷特》的主人公那样说，他的教育是“母亲以一个草原女地主所具有的全部热心一手安排的”。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难于相处的人。

青少年时期经受的种种苦难，婚后暗中忍受妒嫉的折磨，这使她的脾气变得更乖戾。她急躁易怒，古怪任性，甚至残忍无情。她仿佛是由各种矛盾编织而成。对待孩子们，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时关怀备至，甚至温柔得感人泪下，但是这并不妨碍她虐待他们，寻找各种缘由，为了各种小事来惩罚他们。屠格涅夫后来说过：“对于童年，我无可提起，连一段光明愉快的回忆也找不到。对于母亲，我畏之如火。为了随便一件鸡毛蒜皮小事，我就会遭受惩罚，总而言之，就象一个入伍的新兵经受着严酷的训练。很少有不挨树条笞打的时候。每当我壮起胆子询问为什么打我时，母亲总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这你本人最清楚，自己去猜吧。’”

如果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待孩子们严厉寡情，那么她对待农奴就残忍冷酷得更加无所忌惮了。只要一提到这位太太的名字，就足以使家中奴仆魂飞魄落。他们常常被拖进马厩笞打，遭受无所不至的嘲弄侮辱，被拆散家庭亲友和遣送到边远的荒村。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一位骄傲得近乎病态、易于激怒、性情急躁的女人。发怒时，她变得失去理性，毫无恻隐之心。她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农奴享有无限的权力，所以变得更加专横跋扈，要求苛刻，刚愎自用。“我对手下人行使权力，不须受任何人约束。”“我愿杀就杀，愿放就放。”——这类话已经成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口头禅。

按照古老的习俗，她家里有大量奴仆，大约有四十人供她驱使。

没有成家的男女仆人可以在公用伙房用餐，携家带口的人则按月领取食品——面粉、粮米、黄油、脂油、鲜肉和按秤拨给的茶叶。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时到自己的分散于奥廖尔、土拉、

库尔斯克等省的田庄去视察，以便检查村长的工作，整顿秩序。每次出行都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太太乘坐的四轮马车，医生的马车，载着洗衣女工和侍女的马车，厨师带着厨房用具搭乘的马车。阿·阿·费特^①在回忆录里讲过他从作家的叔父H·H·屠格涅夫处听来的一段话。H·H·屠格涅夫有一段时间曾经管理过斯帕斯科耶村。费特写道：“她（指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译者注）每次到别的田庄或莫斯科去的时候，除各种马车以外，还派出一辆运载衣物的带篷大车。车上的部分地方由一名仆人和所携带的全套餐具所占用。供她进餐或住宿用的房子，事先必须挂好和铺好新浆洗干净的窗帘、台布、床单，铺上地毯，把行军餐桌布置和摆设停当，而且陪伴她的侍女们必须身着敞领短袖的衣裙，赶在进餐之前来侍候。”

邮件由出行时乘马担任前导的加夫柳什卡每周寄送和收取两次。前来办事处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办事的区警察局长，离庄园一俄里，甚至一俄里半远的地方即须将车铃摘下，以免惊扰夫人。唯有姆岑斯克县警察局长才有权不摘车铃径直驶到房屋前面。

每日早晨，办事一丝不苟的夫人在固定时间到“东家办事处”听取家庭秘书的报告，总管家和村长的汇报。仆役头儿，甚至一般管事，有时也被传召到那里。如果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心情不快和发现田庄里有何纰漏，就会把满腔怒火发泄到这些手下人的头上。她走进办事处时，恭候在那里的秘书、村长和总管家急忙立正站好，深深鞠躬，而她绕到安置在高台上的办公桌后，在扶手椅上落座，然后向秘书威严地打个手势，让他开始报告。

在她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

^① 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